

白痴

The Idiot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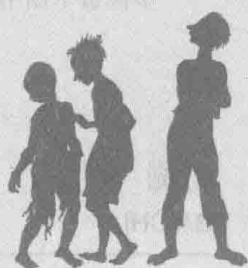
耿济之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白痴

The Idiot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耿济之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痴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 耿济之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8

(译美文)

ISBN 978-7-201-13881-7

I. ①白… II. ①陀… ②耿…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4444 号

白痴

BAICH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霍小青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2.125
插 页 1
字 数 57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本书主要人物表

列夫(名)尼古拉耶维奇(父名)梅什金——公爵。

纳斯塔西娅(名)费利帕夫那(父名)巴拉什科娃——小田主的孤女,美貌的女人。

阿法纳西(名)伊万诺维奇(父名)托茨基——田主,巴拉什科娃的保护人。

※尼古拉(名)安德烈耶维奇(父名)帕夫列谢夫——梅什金的保护人,富翁。

※谢蒙(名)帕尔芬诺维奇(父名)罗戈任——富商。

帕尔芬(名)谢蒙诺维奇(父名)罗戈任——其子。

谢蒙(名)谢蒙诺维奇(父名)罗戈任(小名仙卡)——其子。

伊凡(名)费道洛维奇(父名)叶潘钦——将军。

丽萨魏达(名)普罗科菲耶夫那——其妻。

亚历山德拉(名)伊凡诺夫纳(父名)——其女。

阿杰莱达(名)伊凡诺夫纳(父名)——其女。

阿格拉娅(名)伊凡诺夫纳(父名)——其女。

阿尔达里昂(名)亚历山大洛维奇(父名)伊伏尔金——将军。

尼纳(名)亚历山大洛夫纳(父名)——其妻。

加尼亚(名)阿尔达里昂南奇(父名)(小名加纳)——其子。

尼古拉(名)阿尔达里昂南奇(父名)(小名郭略)——其子。

瓦尔瓦拉(名)阿尔达里昂诺夫纳(父名)(小名瓦略)——其女。

伊凡(名)彼得洛维奇(父名)波奇成——瓦尔瓦拉的丈夫。

罗吉央(名)蒂莫菲维奇(父名)列别杰夫——以重利盘剥起家的人。

达娜——其女。

魏拉——其女。

刘葆士卡——其子。

玛尔法(名)鲍里骚夫纳(父名)帖连奇也夫——上尉夫人。

伊鲍里特(名)帖连奇也夫——其子。

※施涅台尔——瑞士精神病科教授。

费尔特申阔——伊伏尔金家的房客,好饮酒。

列哈乔夫——食客。

叶甫盖尼(名)柏夫洛维奇(父名)拉道姆司基——叶潘钦家的友人。

S公爵——阿杰莱达的未婚夫。

达里亚(名)阿莱克谢夫纳(父名)——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那的女友。

开历尔——拳击家。

安其帕(名)蒲尔道夫司基——青年。

佛拉地米(名)陶克达连阔——青年。

※戚巴洛夫——律师。

白洛孔司卡耶——老公爵夫人。

(注)本书中未直接出现,仅于叙写或对话中提及的加有※符号。

目 录

第一卷 / 1

- 第一章 / 3
- 第二章 / 15
- 第三章 / 26
- 第四章 / 39
- 第五章 / 54
- 第六章 / 72
- 第七章 / 83
- 第八章 / 98
- 第九章 / 113
- 第十章 / 124
- 第十一章 / 132
- 第十二章 / 141
- 第十三章 / 152
- 第十四章 / 164
- 第十五章 / 176
- 第十六章 / 187

第二卷 / 201

- 第一章 / 203
- 第二章 / 214

第三章 /	229
第四章 /	245
第五章 /	252
第六章 /	266
第七章 /	281
第八章 /	292
第九章 /	312
第十章 /	326
第十一章 /	341
第十二章 /	357

第三卷 / 367

第一章 /	369
第二章 /	387
第三章 /	400
第四章 /	416
第五章 /	432
第六章 /	448
第七章 /	468
第八章 /	484
第九章 /	499
第十章 /	516

第四卷 / 525

第一章 /	527
第二章 /	542
第三章 /	552
第四章 /	564
第五章 /	578
第六章 /	597
第七章 /	613

第八章 / 632
第九章 / 652
第十章 / 665
第十一章 / 679
第十二章 结 尾 / 694

第一卷

第一章

十一月底,融冰的日子,早晨九点钟左右,彼得堡—华沙铁路上有一节列车开足了马力,驶近彼得堡城。天气潮湿,且有重雾。铁路两旁,十步以外,难于从车窗内辨清什么。旅客中有从国外回来的,但是最拥挤的是三等车,全是些做生意的小人物,不是远处来的。大家自然都很疲乏,在一夜之间大家的眼睛全疲乏无力,大家全冻僵了,脸全是灰黄的,和雾色相似。

在一辆三等车内,有两个旅客,从黎明时起在窗旁对坐。两人都是青年,都不带多少行李,都不穿漂亮的衣服,两人的脸貌都十分特殊,两人都愿意彼此搭谈。假使他们两人彼此知道他们在这时候如何得特别显著,自然会惊讶何以机会竟如此奇怪地使他们两人对坐在彼得堡—华沙列车的三等车厢里。他们中间一个身材不高,二十七岁模样,头发蜷曲,且呈黑色;灰色的眼睛小而发光;他的鼻子宽阔平扁,脸上颧骨耸起;柔薄的嘴唇不断地叠成一种横霸的、嘲笑的,甚至恶狠狠的微笑;但是他的额角很高,构造得极好,可以抵消脸的下部的不正直的发展。在这脸上特别显出死般的惨白,给这青年人的全部面貌增添疲乏的神色,尽管他具有

充分坚固的体干。同时他还带着一种情热到痛苦地步的样子,和他的横霸的、粗暴的微笑,严厉的、自满的眼神不相谐和。他穿得很暖和,穿了一件宽大的、小狗熊皮的、黑色的、紧领的大氅,因此夜里没有受冻,但是他的邻人不得不在战栗的背上忍受俄罗斯的、十一月的、潮湿的寒夜的一切冰冷。对于这寒夜他显然毫无准备。他身上穿着极宽阔的、厚重的、没有袖子的披肩,外带大兜囊,就和在辽远的国外,例如瑞士或意大利北部,旅客们在冬天时常穿着的一模一样,自然他们并不想赶从埃特库能到彼得堡那样长的路程。在意大利有用,而且感到满意的一切,到了俄罗斯便不完全有用了。这披肩和兜囊的主人是一位青年,也有二十六七岁,身材比普通人高些,头发金黄得厉害,且极浓密;脸颊凹陷,长着轻轻的、尖锐的、几乎完全白色的小胡。他的眼睛是大的、蔚蓝的、凝聚的。眼神里有一点静谧的、严重的东西,充满一种奇怪的神色,使有些人一看就猜出这人有癫痫症。但是这青年人的脸是愉快的、柔细的、干净的,不过没有色彩,而现在甚至冻得发紫。他的手里握着一个小小的包袱,这包袱是一块褪色的旧绸布,大概这就算他全部的行李。他的脚上穿着厚底的皮鞋和鞋罩——全不是俄国式样。穿着狭领皮大氅的、黑发的邻座的人看清了这一切,一部分是由于无事可做,终于发问起来,带着一种无礼貌的嘲笑,在这里面,遇到邻人有所失意时,有时会不客气而且忽略地表露出一一种快乐来的:

“冻僵了吗?”

他当时耸了耸肩膀。

“冷得厉害,”邻座的人异常欣悦地回答,“您要注意,这还是融冰的日子。假使是冰冻的天气,会怎样呢?我甚至没有想着我们这里会这样冷,不习惯了。”

“从外国回来吗?”

“是的,从瑞士来。”

“啊!原来如此……”

黑发的人打了口哨，哈哈地笑了。

两人攀谈起来。穿瑞士披肩的金黄发的青年人那种乐于回答黑脸的邻人的一切问题的态度真可以令人惊讶。他对于有些话问得十分不经意，不切题，而且极其空虚，并不发生任何的疑窦。他回答说，他确已许久不回俄国，有四年多了。他到国外去，是为了疾病，一种奇怪的、神经方面的病，有点儿像癫痫，或者维多司跳舞病(St. Vitus's dance)，一些抖索和抽疯的动作。黑脸的人听他说话，笑了几次。他问：“怎么样，治好了没有？”金黄发回答：“不，没有治好。”黑脸当时笑得特别厉害。

“嚇！钱大概花去了不少，我们这里大家都相信他们呢，”黑脸的人恶毒地说。

“这是实在的！”一个并排坐着，穿得极坏的先生搭上来说。他有点像由于供人差遣而显得冷酷的官员，四十岁，体格强健，红鼻，疹斑的脸，“这是实在的，只是把俄国的利源白白地倾溢出去！”

“在我的这件事情上，您是不对的，”瑞士来的病人用静谧和安慰的语音说，“自然，我不能争论，因为我不知道一般的情形，然而我的医生却拿出他最后的钱给我做回国的路费，还差不多有两年功夫自己花钱养我。”

“并没有人给钱吗？”黑脸问。

“是的，供给我生活的帕夫列谢夫先生两年前故世；我写信给这里的叶潘钦将军夫人，我的远亲，但是没有接到回音。只好就这样回来了。”

“回到哪里呢？”

“您是说，我将在什么地方住下？……我真是还不知道……这样的……”

“还没有决定吗？”

两个听者又哈哈笑了。

“也许您的财产就在这包袱里藏着吗？”黑脸问。

“我可以打赌，是这样的，”红鼻的官员带着异常满意的样子，抢上去说，“行李车里一定没有寄放什么东西，固然贫穷并不是一件败德的事，这又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结果确实是这样，金黄发的青年人立刻带着特别的匆遽的样子直承出来。

“您的包袱总是具有多少意义的，”官员继续说，那时候他们已经笑了一个饱，（应该注意的是包袱的主人自己也开始望着他们笑起来，这更增加他们的快乐）“虽然可以打赌，里面并没有藏着金子，没有法国的拿破仑币，德国的‘腓特烈’，荷兰的阿拉伯币，这可以从您在外国皮鞋上套着鞋罩的那种神态上判断出来，但是……假使在您的包袱上再添上一个仿佛像叶潘钦将军夫人那样的亲戚，那么这包袱又多少具有另一种意义，自然，假使叶潘钦将军夫人确实是您的亲戚，您没有弄错，由于一点注意力的散漫……这是人们共有的。……或者是由于想象力的充溢。”

“您又猜到了。”金黄发的青年人抢上去说，“我真是几乎弄错了，差不多不是亲戚。我没有得到回复，当时实在一点也不惊讶，我本来料到的。”

“白花了寄信的邮资。唔……至少您是坦白而诚恳，这是大可嘉奖的事！叶潘钦将军我是知道的，就因为他是大有名望的人。在瑞士供给您生活的已去世的帕夫列谢夫先生我也认识，假使他就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列谢夫，因为他们两人是堂兄弟，另一个至今还在克里米亚。至于去世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是一个可敬的人，平日极多交际，有四千个农奴……”

在某种社会阶层内，有时会遇见，甚至时常会遇见这类百知百晓的人，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的智力和能力方面一切不安的好奇心无休止地趋向到一个方面去，自然是因为他们缺少比较重要的人生趣味和见解，像现代的思想家所说的那样。所谓“全都知晓”这个名词之下是指一个极有限制的范围而言：那就是某人在何处服务，同何人相识，有多少财产，在何处充任省长，娶何人为

妻,妻子陪多少嫁妆,何人是他堂兄弟、表兄弟等等。这类百知百晓的人大半穿着手肘上业已破烂的衣服,每月领十七卢布的薪俸。底细被他们打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些人,自然想不出他们这样做具有何种用意,但是其中有许多人怀着这种和整门科学相掎的知识而感到充分的慰藉,达到自尊和高尚的精神满足的地步。这门科学本是可以诱引人的。我看到一些学者、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就在这门科学里取得了最高的、舒适的生活和目的,甚至根本靠这个起家。

在谈话的延续期间,黑脸的人一直在那里打哈欠,无目的地看望窗外,不耐烦地期待旅途的终止。

他有点精神不集中,而且精神不集中得厉害,几乎露出惊慌的样子,甚至带点异样:有的时候他像听着又不像听着;望着,又不像望着;笑着,而自己竟不知道,也不记得笑什么。

“请问贵姓?……”疹斑脸的先生忽然对握着包袱的、金黄发的青年人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他回答,带着出于全心的、迅速的乐意的态度。

“梅什金公爵吗?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吗?我不知道,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官员在疑虑中回答,“我不是讲那个姓,姓是历史上的,可以而且应该在卡拉姆辛的历史里找见。我指的是人物,梅什金公爵家里的人在那里也没有听到过,甚至是消息茫然。”

“那自然喽!”公爵立刻回答。“梅什金公爵一族的人除我以外完全没有了,我觉得我是最后一人。至于父亲和祖父们,他们只是乡下的田主。先父曾充任陆军少尉,他是士官学校出身。我不知道叶潘钦将军夫人何以也属于梅什金公爵一族,大概也是自己族里的最后一个……”

“哈,哈,哈!自己族里的最后一个!哈哈!您的想法真是奇怪!”官员嘻嘻地笑了。

黑脸的人也冷笑了一声。金黄发的人也有点奇怪他竟能说出

俏皮话来,虽然是很不好的俏皮话。

“您要知道,我是完全没有思索就说出来的,”他终于惊讶地解释起来。

“那是很明白的,那是很明白的。”官员快乐地凑上去说。

“公爵,您在那里,在教授那里,学科学吗?”黑脸的人突然问。

“是的……学过的……”

“我可是从来没有求过学。”

“我也就是马马虎虎地学一点罢了。”公爵补充着说,几乎像道歉一般,“因为我有病,他们认为我不能有系统地求学。”

“罗戈任家的人您认识吗?”黑脸的人迅速地问。

“不,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在俄罗斯认识的人很少。

您就是罗戈任吗?”

“是的,我就是帕尔芬·罗戈任。”

“帕尔芬吗?是不是那个罗戈任家的人……”官员开始带着特别郑重的态度说。

“是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黑脸的人带着无礼貌的、不耐烦的态度迅速地打断他的话。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朝着疹斑脸的官员,一开始就对公爵一人说话。

“是的……那是怎么回事?”官员惊讶得发呆,几乎把眼睛都瞪了出来。他的脸立刻叠成一种崇拜和拍马屁的神色,甚至是惊惧的神色。“就是那个谢蒙·帕尔芬诺维奇·罗戈任,世袭的、尊贵的国民,在一个月以前死去,留下了二百五十万卢布的资本的人,是不是?”

“你何以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的资本?”黑脸的人打断他的话,这一次连向官员望也不屑于望一下。“真是的!(他对公爵使了一下眼色)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竟立刻爬上来钻营起来?我的父亲死了,这是实在的事情。我现在过了一个月才从普斯科夫回去,几乎连一双皮靴都穿不上。混蛋的兄弟和母亲,钱也不寄来,通知也不来通知一下!像对待狗一样!我在普斯科夫得了热病,躺了整

整一个月。”

“现在一下子可以取到一百多万。这还是至少的数目呢，我的老天爷呀！”官员摆着双手。

“请问，这与你有什么相干！”罗戈任又朝他忿恼而且怒狠地点头，“我决不给你一个戈比，哪怕你倒栽着跟斗，在我面前走路。”

“我一定要这样走路，一定要这样走路。”

“你瞧！我决不给，决不给，哪怕你跳整个星期的舞！”

“你不给就不给吧！我就是要这样，你不给好了！我还是要跳舞。把妻子和小孩们都扔弃，却一直在你面前跳舞。你会表示敬意的，你会表示敬意的！”

“去你的吧！”黑脸的人唾了一口痰。“五个星期以前我像您一样，”他对公爵说，“手里揣了一个包袱，离开父亲跑到普斯科夫的婶母那里，得了热病躺了下来。他乘我不在的时候竟然死了，一口气咽死了。给死者一个永恒的遗憾！他当时几乎把我打死！您信不信，公爵，真是这样的！当时我如果不逃走，一下子就会被杀死的。”

“您做了什么事情，使他发怒了吗？”公爵问，带着一点儿特别的好奇审看穿厚皮大氅的百万富翁。虽然在百万家私和遗产的取得中会有些可以注意之点，但使公爵惊讶而且注意的却还有别的什么。罗戈任自己不知为什么特别乐意把公爵拉作他的对谈人，虽然他的对谈需要多半是机械的、而非道德的，似乎多半由于心神不定，而非由于心地的坦白，那是由于惊慌，由于精神的骚扰，只想看一看什么人，讲一讲什么事。他觉得他至今还发着热病，至今还有疟热。至于说到那个官员，他竟挂在罗戈任身上，连喘气都不敢，在那里捕捉并且估量他的每句话语，仿佛寻觅钻石似的。

“生气，他是真生气，也许是有原因的。”罗戈任回答，“但是在其中最坏的是兄弟。母亲不必说，她是老妇人，读《圣徒行传》，和一些老妇人对坐着，仙卡兄弟如何决定，她总会照办的。他为什么当时不来通知我？我是明白的，我当时病得昏迷不醒。听说电报是发来的，那张电报落在婶婶的手里。她已经守寡十三年，从早到晚